

康有為全集

第九集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康有为全集

第九集

康有为 撰
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第九集编校说明

本集收录康有为 1908 年 9 月至 1912 年间撰写的论著。其中专著有《金主币救国论》、《理财救国论》。共录一百二十九件。

姜义华 张荣华

2006 年 7 月

目录

与冯镜如书 [1908年9月24日]	1
《诵芬集》序 [1908年9月25日]	2
与梁启超书 [1908年9月30日]	4
与梁启超书 [1908年10月18日]	5
与汤觉顿书 [1908年10月18日]	7
朱九江先生佚文叙 [1908年10月]	8
梁启超手写《南海先生诗集》序 [1908年11月2日]	10
揭袁世凯弑君公启 [1908年11月14日后]	11
致犬养毅书 [1908年11月14日后]	12
致本国各省总督电 [1908年11月19日]	13
祭清光绪帝文 [1908年11月21日]	14
清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 [1908年11月]	15
上摄政王书 [1908年12月中旬]	16
劝捐域多利游学馆引 [1908年]	19
募开制铁厂章程序 [1908年]	20
《留芳集》序 [1908年]	22
金主币救国议 [1908年]	23
序	25
补识	25
金主币救国议篇目三十	26
金主币救国议卷上	27
金主币救国议卷下	55
与梁启超书 [1909年1月6日]	84
伯祖种芝公《六太居士遗稿》叙 [1909年1月12日]	86
与谭良驳数书 [1909年1月]	87
《连州遗集》叙 [1909年1月]	99
与梁启超书 [1909年6月后]	100
振华公司股东稟帖 [1909年9月后]	101
祭孔子文 [1909年10月10日]	102

与徐勤书 [1909年12月8日]	103
补英国游记 [1909年]	104
南华公学序 [1909年]	108
致厚斋五将军书 [1909年]	110
请改行民兵亟办械厂折代某某作 [1909年]	111
孔教总会弘道募捐序 [1909年]	115
与伯瑜书 [1910年1月13日]	116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1月27日]	118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1月28日]	121
辞世书 [1910年2月2日]	122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2月4日]	124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2月9日]	125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2月25日]	127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3月23日]	128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3月28日]	130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3月31日]	131
论都会城邑自治 [1910年春]	132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4月12日]	141
祭梁伯鸣文 [1910年5月7日]	142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5月27日]	144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6月17日]	145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6月18日]	146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7月4日]	147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7月16日]	148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7月21日]	149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8月5日]	151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8月14日]	153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8月25日]	154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8月25日]	155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8月27日]	156
与梁启超论币制书 [1910年8月]	157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9月1日]	159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9月8日]	160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9月14日]	161
论中国宜用孔子纪年 [1910年9月30日]	162
与古稀书 [1910年秋]	164
致梁启超书 [1910年秋]	166

致毓朗书 [1910年10月]	168
与梁启超书 [1910年11月23日]	170
请立开国会以救亡局折代美国宪政会作 [1910年]	171
为国势贫弱恐酿分乱请定宣统二年九月一日 开国会折代某某等作 [1910年]	173
邱菽园所著诗序 [1910年]	176
上摄政王书 [1910年]	178
与慕帅书 [1910年]	180
强盗巡抚张鸣岐受贿三十万包庇逆贼欧榘甲据商谋乱刺杀 刘道买凶诬仇证书 [1910年]	182
请查拿乱首欧榘甲等稟 [1910年]	186
与梁启超书 [1911年1月17日]	190
与梁启超书 [1911年3月15日]	191
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 [1911年4月]	192
宣布奕劻卖国罪状书 [1911年夏]	194
论英法间都华海峡为大地新化所自出 [1911年7月前]	197
与徐勤书 [1911年10月26日]	200
与慧、袞书 [1911年11月1日]	201
与黎元洪、黄兴、汤化龙书 [1911年11月9日]	202
与黎元洪、黄兴、汤化龙书 [1911年11月9日]	204
与黎元洪、黄兴、汤化龙书 [1911年11月]	210
致党内公启 [1911年11月]	218
于晦若李柳溪两侍郎谈责任内阁例语书后 [1911年11月]	220
救亡论 [1911年11月]	222
与袞孟、慧儒书 [1911年12月28日]	240
共和政体论 [1911年12月]	241
致某君书 [1911年底]	251
与人论共和政体书 [1911年底]	252
拟宣统皇帝罪己诏 [1911年]	253
改资政院为议院诏 [1911年]	254
代振华公司股本人美洲冯均翘等请大理院勒令叶恩欧榘甲 交还股款稟 [1911年]	255
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 [1912年1月]	257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2月初]	273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2月4日]	274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2月9日]	280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2月13日]	281

致各埠书 [1912年2月19日]	282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2月]	283
致袁世凯书 [1912年3月]	286
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 [1912年4月]	288
奥政党考 [1912年5月9日]	291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5月20日]	300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5月20日]	301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5月27日]	302
国会选举案 [1912年5月]	303
中华救国论 [1912年5、6月间]	309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6月1日]	330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6月3日]	331
与康有铭书 [1912年6月7日]	332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6月]	333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6月]	334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6月]	335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7月18日]	336
与陈焕章书 [1912年7月30日]	337
与梁启超书 [1912年7月]	339
与康有田书 [1912年8月13日]	340
孔教会序 [1912年9月]	341
孔教会序 [1912年10月7日]	343
与慧儒、衮孟二子书 [1912年10月7日]	347
孔教会章程 [1912年10月]	348
与某某君 [1912年10月]	351
题犬养毅木堂藏定武本兰亭序跋 [1912年11月]	352
《不忍》杂志序 [1912年12月22日]	353
大借债驳议 [1912年12月]	354
废省论 [1912年冬]	358
理财救国论 [1912年]	383
理财救国论 上	385
宪政党章程 [1912年]	413
拟新中国政府议章 [1912年]	415
中华民国国会元老院选举法案 [1912年]	417
吴善士墓志	422

与冯镜如书

[1908年9月24日]

紫珊仁兄：

两书收，复如下。

一、并无调陈昭总全权之事。偶欲子玠办皮，亦不过虚议而非实事，聊以问子玠。不料遂成大波，而擎一至于告辞。甚矣言语之难也。擎一谨慎，阅历寡过，吾昔尚未深知，近与共事尤知，故近者尤信之，至函令查子玠行事，则可知信之之至矣。何复自疑？前汇楚、玠一万元以为赎地计，若地已赎，则以此万元办印刷局，至好广、时合办。吾一时电忘擎一名，而兼付楚名，乃交涉频繁之惯习。轻口告季雨、铭三等而未细思耳。擎谓权限不明，诚是，但我意欲广、时合办也。同一荷包，何必分彼此，能大众和衷合办，最所望也。

一、既有赎地款，又有卖地款，合共二万余元。最好及今振兴广智，多出书，不可失此机矣。付擎一书可阅寄之 今已先寄擎一，前一纸亦可寄擎。

一、东三省利甚大，固吾所欲办。乃美中人以远不信，招股甚难。今全力办墨银行，又未能分，然吾已神往也。总之，隔远书信太少之故，望兄多以书来。

一、拨款事，本当早拨，惟近有一大变 为此一大事忧恼甚，须俟其人 兄暂勿言 将二三十万款交出乃能定局 又不便布告，今则一时不能也。容后告。

匆匆先此复，总之千万言，信人甚难。即问

紫珊仁兄大安 名心印 八月廿九日

有书交罗昌可转。

[手稿，藏中国国家图书馆]



《诵芬集》序

[1908年9月25日]

康有为曰：吾家十三世为儒，未尝执工业，盖食旧德之泽长哉。自高祖炳堂荣禄公，以理学为粤大师，而诗尤清深，自是世德日光。先曾祖云衢通奉公，笃学至行，有万石之风。先祖连州公从兄弟十二人，而种芝銮仪公踔厉发之。中丞公以武功显于时，暨先考诸季及吾群从，则风流文采益盛，封胡羯末，几人人有集矣。亡人以戊戌得罪，族人旅震，奔走骇迁，先世之遗物多佚，则予末小子之罪也夫！避地居槟榔屿，从兄沛然秀才勤勤贻书，附以所搜先集，责亡人刻之，以无失先人青箱之业，且序之曰：

嗟乎！先人之遗文散佚，岂非子孙责哉！苟非为之剞劂，恐其不能久也。吾族自南宋时，由南雄迁居南海，越在畝亩，迄十二世。泰秀公家遭回禄，祖像谱牒遗文均随屋毁，自始建元公以后，七叶无可考焉。谨记八世祖为汝坚公，九世祖惟卿公，十世祖朝远公，十一世祖省予公，其行事品诣，亦惟赖十二世泰秀公笔述，志其大概，盖皆读书好善，为公府椽者数世焉。省予公性喜吟咏，子孙远出，欲申教言，寄诗寓意。家传言其惇笃好学，皓首庞眉，淡逸有神仙气骨，则其诗之清真绝俗可知矣。而片纸俱焚，无有存者，惜哉！厥后涵日公亦有自咏阅历艰辛之作，顾皆弗传。盖康氏之能诗，已数世于兹矣。十三世祖涵沧公，以一人丁明、清之际，祖宗文献，实赖之存。而公之诗文亦缺，如公襄中州原武牧邓公墓，过南昌望湖亭赋诗，有客豫里言，今亦无存矣。仅记其《题卢文学并蒂兰征诗》绝句云：君家祥气瑞翩翩，兰秀芬芳挺腕前。海国诸英频致颂，狂歌聊献续奇编。前题一律，亦已失记，则其存者尤寡矣。十五世祖乐天公，留心翰墨，诗、词、迴文、四六俱精，笔札尤妙，诗有集而无传矣。仅记其《咏困鹤》云：瘦影不翻三岛月，明珠恐负一生恩。《咏孤雁》云：出塞自分南北路，入云谁结弟兄群。《咏鸡冠》云：五更恐破乡关梦，引颈风前不忍啼。《秋闺》云：别绪不随云北散，西风空引雁南归。《夏闺》云：庭前有月情偏寂，帐底无风枕自寒。对景不堪怀旧约，恐牵新恨上眉端。皆卓然名贵，流传人口者，而全诗均不可复得。厥后能者多，少有传者。十八世蕪生公《咏水仙》云：一片香魂浮水石，数竿碧玉伴琴书。结伴梅为友，供餐水作粮。云衢公有《扶椽南还集·到涿州》云：送死未知谁氏子，枉教辛苦育儿来。《过望夫冈》云：汝夫到底还相望，我父于今望已虚。至性至情，惨恻令人洒涕。十九世逊修公以身殉母，有《断肠吟》十数首。二十世少岳观察公横槊赋诗，有“不入杭城誓不休”之句。苦搜全诗不可得，盖流传若斯之难也。若慎修公、彝仲公两秀才，皆世守家学，诗文迥绝时流。虞门公尤勤学，所作以寸计。

余少尚及见诸公诗文，历历心目间。少岳公与先君有《杨妃菊倡和》之章，今欲搜集字不得，岂非大不幸哉？为时无几，其难得如此，况久且远在百数十年乎？今幸搜得炳堂公诗若干首，而家传云有《强善堂文集》，亦无传矣。又搜得连州公诗若干首，而连州公之文及家书成帙，今求之亦罕存矣。若不付梓，何以传家而垂后哉？若从弟剑坡季楫，少年已有诗文成卷，今求之或得一二句，或得数篇。即如先君之诗，只得其半，生平所作，又多随手遗弃。呜呼！是安可不剜劂哉？不然，则后数十年风流云散，欲求只字单句，不可得矣。余兹是惧，搜前人之诗，都为康氏诗集，欲寿梨枣以示子孙，俾数典无忘云尔。后之子孙，尚其珍惜爱护之哉？时光绪二十七年，辛丑二十一世孙有霖谨叙。

亡人读之，欢喜忭舞，喜先绪尚有一线之存，而沛然兄之能勤勤搜葺保存之也。沛然兄与吾同学于九江先生，能诗文，克念厥祖，吾安敢废坠之哉？先曾祖云衢公集全佚，先祖连州公尚立德而恶浮华，命勿刻集。故一切集未刻未传，今竟久而尽佚，小子滋惧，岂复可以先命而置之哉？今又七年，亡人复还于槟榔屿，则沛然兄伤哉逝矣。吾尤滋惧，乃合校先集，都而刻之，谨命之曰《诵芬集》。虽片石一羽，亦庶几国风、小雅之意，岂惟陈述祖德云乎哉？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朔，二十一世孙康有为谨叙。

[录自《不忍》杂志第二册]



与梁启超书

[1908年9月30日]

任弟：

吾于今日到底能，在欧数信两电未知收不？惟电未复，甚念。吾在欧电约铭、伯来见，而电复不来。吾南行船纸已写不便改。且吾与好龙已有嫌，不便再干预，故以全权付弟，催弟入美督办。且弟久不到，又无人游埠劝捐，无从筹款，弟若一行，必可多得。一起二得，未有若是。未知弟即能入加否？弟既看得振华公司甚重，而美中又可劝捐，又无他人，必须一行。否则徒为他人作嫁，后嫌难言。想弟必 [下缺]

[手稿，藏中国国家图书馆]



与梁启超书

[1908年10月18日]

到底见介叔告，乃知政社封，乃闻纽局以密书布告入内地，为之顿足叹息。继又闻汝与介书纽人之疏谬败事一至于此，盖久于外，忘内地之尚有党禁矣。惟最可奇者，向来交纽局布告一切多矣，一岁中甚多，亦颇有及内地党事及人名，而向无泄漏，并无布及内地者。如此者多历年所习以为常。即如前三督相助事亦密布告。不意此次彼等布告入内地，万思不得其故。纵为《大江报》之故，而办事者忘内地之有禁也。此事由吾令密布，吾甚歉然，伯仁由我而死，肃逐入藏，尤负之。其书交铭三、季、雨，而三人皆不在纽，而游埠演说招股尽为华益之夥所开。彼等无知大喜发狂，遂生此变。来书催款，无如庇为救墨借入乏绝。吾催卖谷相救，乃经月皆雨，星坡无雨，独庇有。不能晒谷。至应承交米之店频催，亦无米交。屯谷值九万，而无如何。此间三日不雨即□万金，此亦是运气。今闻雪已提一千五百相救，此间饬其卖谷后以数千相救也。

振华之事愈闹愈支离，因港截纽汇，而美中人不直港，故不助振华。它日恐铭伯亦生嫌耳。汝入美诚难，今惟促雪入美，吾已电促之，即令雪总之可也。吾候查办港事及港人来见，即往澳，约在十月中乃能行，今专望澳中生力军耳。惟广智两年不派息，甚哗。商会亦今年无从派息，而广智尤不可不派。吾真无术，七年来未有若今年者也。极似庚子败后情形。因商事各处不出年结，甚哗。吾今专催办此。年末提此数万与汝皆墨银行款，今益苦上加苦矣。此次港中商事惠伯借出十万支持之，而须各司事人担之，今一文不得支。总局与商会同归于□□。故雨、铭适不在纽，及我往小□索二人不在，某代拆。有此二误，遂败全局。嗟夫！岂料支离变幻有如此乎？蚁穴溃堤，从来所叹，而事机之奇幻亦不可解。假令雨等一人在，即无此事矣。商事由惠伯渔票败而扣款，港令截汇，布告墨、纽，于是墨、纽两银行几倒。墨铁路已于八月停工。纽又布告攻港，于是各埠纷纷提款十一万，港乃几倒。庇竭款将十万以救港、墨，亦岌岌仅自存。今年纽、港二布告，遂将党事、商事十年经营者败于一旦，去款无数，皆出意外。岁复逢戊，无一适意，曾文正谓不信书信运气，真阅历之言也。今年自元旦得信电，吾即病三个月，此后日在危局中矣，岂非异事？

惟商会例，非经督办拨款，司事无擅拨款之权。今惠伯擅拨五万余办渔票，二万余办中华酒店，三千余办徐闻公司，此事我至今月今日接港数乃知。实不能认。吾亦无力代担此，且年年须代纳息尤难。吾为追此与惠生嫌，惠不肯认，此事勉知首尾，初时惠担之。今港、纽构嫌，职此之由。今闹成大案，势不得不请各埠公断。然惠之元功可念，若一布告公断，则惠名失而怨生。既非所以待元功，又今唐散我党之时，尤虑变生意外；且一布告后，振华亦难招

股也。故吾暂忍之，然此事必难久忍。汝与无嫌，不如由汝问之之为愈也。又惠伯将归时四年前自加，公款此事用过五万商款，惠愿担填，吾令其写一亲笔契据交汝，此据存我处未寄今抄与汝。汝先可令其将此五万交出，彼不能则令其将存港华益之十万扣出。此事彼已有亲笔，不能不认。汝云“今商事倒乏，惟公事之由，君既仗义，此事在美报上已登过叶捐五万望即此存华益十万扣出五万，以填此款，则商事可纾。此君之信义而大局赖以存”云云。若得此五万，则可稍松广智与商之息，或可藉此转输也。否则绝矣。吾与有嫌，今极难问。弟以好言抚之，或告众铭、章等挟之，彼不得不认，或有望。若此则渔票事稍缓可。彼肯与不肯，速复我，并速告港人。此为今日善后第一事矣，可留意速发。马玉崑竟为毒死乎？吾见伯唐，言本初以四万金买医生毒上，皆不敢受，若力钩者即逃去。大变未艾也，今吾党中废，更须待时，若夫成功则天也。复问任弟动定。并示孺、觉二子。九月廿四日。

顷乃得书，英、澳二书未收。唐欲散我党事已两电美预制。

[手稿，藏中国国家图书馆]



与汤觉顿书

[1908年10月18日]

大事漏泄，抚床痛叹。动汝奔走，奈何奈何！
觉弟。

甦 九月廿四日

[手稿，藏中国国家图书馆]



朱九江先生佚文叙

[1908年10月]

以躬行为宗，以无欲为尚，气节摩青苍，穷极问学，舍汉释宋，源本孔子，而以经世救民为归；古之学术有在于是者，则吾师朱九江先生以之。

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日，政化大行。以巡抚某为某亲王嬖人，拂衣归，讲学于其九江乡礼山草堂，垂三十年。先生为先祖连州公 讳赞修，号述之友，先君知县公 讳达初，号少农 与伯叔父两广文公 讳达莱，号彝仲；讳达节，号竹荪 皆捧杖受业。有为未冠，以回参之列，辟岷受学，则先生年垂七十矣。望之凝凝如山岳，即之温温如醇酒，硕德高风，不言而化，兴起发奋于不自知焉，乃知以德化人之远也。先生授学者以四行五学。四行：一曰敦行孝弟，二曰崇尚名节，三曰变化气质，四曰检摄威仪。五学：一曰经，二曰史，三曰掌故，四曰义理，五曰词章。日一登堂讲学，诸生敬侍，威仪严肃。先生博文强记，不挟一卷，而征引群书，贯穿讽诵，不遗只字，学者录之，即可成书一卷，今所传礼山讲义是也，然十不能得六七。至夫大义所关，名节所系，气盛颊赤，大声震堂壁，听者悚然。为才质无似，精闻大道之传，决以圣人为可学，而尽弃俗学，自此始也。

先生天才敏隽，少以神童闻于粤，方十三龄，仪征阮文达公督粤而召之，试诗而大惊，辟为海堂，授为都讲，沉浸经史掌故词章之学。凡吾粤长老，若曾勉士之经，侯君谟之史，谢兰生之词章，皆翕受而自得之，旁及金石书画，罔不穷精极微。当是时，汉学方盛，恒订为工，猎琐文而忘大义，矜多闻而遗躬行。先生琼识高行，独不蔽于俗，厉节行于后汉，探义理于宋人，既则舍康成，释紫阳，一一以孔子为归，其行如碧霄青云，悬崖峭壁，其德如粹玉馨兰，琴瑟彝鼎，其学如海，其文如山，高远深博，雄健正直，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，未之有比也。梨洲精矣，而奇佚气多；船山深矣，而矫激太过；先生之学行，或于亭林为近似，而平实敦大过之。

箸书满家，以为所知，有《国朝学案》、《国朝名臣言行录》，凡百卷，《蒙古记》、《晋乘》各数十卷，诗文数十卷，晚岁皆自焚之。世多疑焉，意者先生疾世之哗器，多以文学炫宠，而以身为法耶？夫言之不足化人久矣，文人之无实多矣，天下无我是书，而教化遂以陵夷，人心遂以熄绝，则其书必当存也。天下无我是书，而教化无大损，人心未至灭，则先圣先哲之遗书具在，循而行之，大道可宏，生民可救，则何必以著作炫世乎？孔子曰，予欲无言。子思述中庸之末曰，声色之以化民末也。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至矣。先生之德，于是至矣。后之人，受不言之教，以躬行为归，何必遗书？否则著书等身，而中心藪慝，其书愈多，其名愈盛，其坏风俗败国家愈甚，是毒吾民也，奚取焉？予小子稍有所述

作，每念先生焚书之旨，未尝不反省而悚然曰，吾岂有名心欤？抑出不得已不忍人之心欤？其昔人曾发之，而无待己之喋喋欤？否则宜焚之也。

先生卒于光绪壬午之春，年七十五，诗文既尽焚无一传，同门友营祠墓毕，议遗文，简广文竹居，胡茂才少恺，皆博学高行，以先生恶表褻哗器，诏述遗旨，相约勿刻，至于今又垂三十年矣。虽然，令先生无一字流于后世，于先生至人之德，不言之教，则不背矣，后于后人思慕先生之意则非也。先生嗣子之绂，字来卿早殁，明敏克家，搜辑先生佚诗文于乡里中，得《是汝师斋诗》一卷，《大雅堂诗集》一卷，皆三十岁前作，及佚文数十篇，皆书札为多，盖皆流传于外，先生无从焚者。先生之诗，精警雄奇，晚而澹雅，由杜、韩、陶、谢而上汉魏以溯风骚。先生之文，雄深雅健，深入秦汉之奥，为今所为文，皆受法于先生，此率尔之文，少日之作，诚不足以见先生之万一。然丹凤一羽，夏鼎一足，得之亦为至宝，与其弃之，无宁过而存之，且大义亦时见焉。后之学者，稍闻遗训而瞻文采，不犹愈于无耶！故敢违先生之旨，负同门之约，刻而布之，诚知罪戾，不遑避矣。

先生讳次琦，号稚圭，又字子襄，南海县人。道光丁未进士，行事详于平阳水利碑，用弁卷端。其《是汝师斋诗》，刻于粤之《学海堂集》。光绪三十四年秋九月弟子康有为记。

[录自《不忍》杂志第三册]



梁启超手写《南海先生诗集》序

[1908年11月2日]

诗者，言之有节文者耶！凡人情志郁于中，境遇交于外，境遇之交压也瑰异，则情志之郁积也深厚。情者阴也，境者阳也；情幽幽而相袭，境媵媵而相发。阴阳愈交迫，则愈变化而旁薄，又有礼俗文例以节奏之，故积极而发。泻如江河，舒如行云，奔如卷潮，怒如惊雷，咽如溜滩，折如引泉，飞如骤雨。其或因境而移情，乐喜不同，哀怒异时，则又玉磬铿锵，和箜篌，铁笛裂裂，琴丝悒悒，皆自然而不可以已者哉！夫有元气，则蒸而为热，轧而成响，磨而生光，合沓变化而成山川，跃裂而为火山流金，汇聚而为大海回波。块轧吾芒，大块文章，岂故为之哉？亦不得已也。

故志深厚而气雄直者，莽天地而独立，妙万物而为言。悱恻其情，明白其灵，正则其形，玲珑其声；芬芳烈馨，秣华远清，中和永平；澹泊而不厌，亭立而不矜，迤颯而渊渟，月明而山行，石破而天惊。时或风雨怒号，金铁飞鸣，山水妙丽，天日晶晴；或万马战酣，旌旗飞紫；或广殿排仗，晁旒严凝；或岩籐落叶，面壁老僧；或万花放晓，士女春盈；或深山大河，巨海积沙；崇峰攒天，洪波叠岭；飞雪蔽地，潮海极目；烟岫郁攸，蜿蜒漫空；乾端坤倪，神怪暴发；人经物理，龙象蹴踏。斯其为情深而文明，气盛而化神者耶！

吾童好讽诗，而学在撝理，既不离人性，又好事，不能雕肝呕肺以为诗人。然性好游，嗜山水，爱风竹。船唇马背，野店驿亭，不暇为学，则余事为诗，天人之感多矣。及戊戌遭祸，遁迹海外，五洲万国，靡所不到，风俗名胜，托为咏歌。莫拔抑塞磊落之怀，日行连犴奇伟之境。临睨旧乡，遭回故国，阅劫已夥，世变日非。灵均之行吟泽畔，骚些多哀；子卿之啮雪海上，平生已矣。河梁陇首，游子何之；落月屋梁，水波深阔。嗟我行迈，皆寓于诗。情在于斯，噫气难已。奔亡无定，散佚弥多。

门人梁启超请收拾丛残，发愿手写。搜篋与之，尚存千余篇。亡人何求，又非有千秋之名心也，抑以写身世，发幽怀，哀乐无端，咏欢淫佚，穷者达情，劳者诤事，《小雅》、《国风》之所不弃也。后之诵其诗论其世者，其亦无罪耶。

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九年，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九日，南海康有为更生自序。

[录自梁启超写印四卷本《南海先生诗集》，1911年日本东京刊印]

